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任文用事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初翰林待詔王任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任杭州人也叔文謫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閒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中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進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身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所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任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潘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為左司郎中淵淵之子時為左拾遺景倫瑞之孫進士及第唾況之族子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適之子也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遺詔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適中外

屬心必不得已猶慮立唐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僊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召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中心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侍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

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依中心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  
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景執詔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  
柳宗元劉禹錫等主承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  
曰周曰管曰葛憫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  
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踣以日責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  
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  
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文伍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  
乃容之徑尤關尊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厝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三月  
辛未以王伍為翰林學士 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  
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  
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  
佑上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州兩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

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  
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  
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  
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群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  
亂政不宜在朝又韋諷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  
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  
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  
彊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  
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  
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  
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  
王淳英譽惡之絪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額之發已立淳為太子

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執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祿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噴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驕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

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外申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它事質惶懼而出。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恭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籍希朝老将使主其名而實以恭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事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宣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

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黜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  
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  
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  
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  
長安未去聞貶士謂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  
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轉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  
死事耳叔文詎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癸丑韋臯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  
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  
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瀆高宗亮  
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任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  
縱情墮紀紊綱散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  
蕭牆竊恐擾太宗盛業危殺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

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門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  
姦傲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  
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  
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  
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言密令其  
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不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  
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  
士及李忠言傅文珍劉元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  
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此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  
之恩一旦去歸百誘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  
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 秋七  
月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

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怵懼自叔文歸第主任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摠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伍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已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伍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丑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啟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鄭元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 乙未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伍開州司馬王叔文貶

州司馬伍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九

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暉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塔故獨後貶然叔文貶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暉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

憲宗元和四年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

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無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刺史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憲宗平蜀 劉闢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武王韋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歛盡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府庫既實時

其民三年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祖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已未以袁滋為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冬十月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為中書 十一月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疆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 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擊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礮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



關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關狂贛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與言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灑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致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

年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略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筋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

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各軍遠關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

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關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九月壬寅高崇文又

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瓌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關壻餽糧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擊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聞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撫一境皆平初韋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韋臯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郝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履街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贖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

廬山人式瑄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

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冬十月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成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成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憲宗平吳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廡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是悅之

十七年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濫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阮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阮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疆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悅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

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

謀亦未發

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

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鎮場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

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為

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

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

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遠謀反王澹既掌留務

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

澹遣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齋食之

大將趙琦出慰止又齋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詔言將殺之錡陽驚起救

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

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  
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  
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  
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  
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秘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  
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具柱楛釘於船舷未及京口  
會錡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鎰統諸道兵為  
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  
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  
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  
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  
僕射反逆官軍四集當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

一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為福乎衆悅許諾即夜還趨  
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  
撫膺曰吾何望矣既居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  
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  
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愾然曰  
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  
上親兵部郎中商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寧有佐命之功  
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  
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辛巳錡從父  
弟宋州刺史錡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西  
詰之對曰臣初不及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  
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

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十一  
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均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魏博歸朝 田弘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珩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清鎮將欲殺之興陽為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

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鄰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執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必自存則立為鄰道所壑粉矣故臣以為不必用

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受其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臣將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皆

下人大譟環與而拜請為留後與驕仆於地眾不散久之與度不免乃曰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聽副大使守朝廷凜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將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與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論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然邠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日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與恭順

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且流涕士眾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皇仇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改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曰保疆者莫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久不

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濙為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灑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相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由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洛不時奉詔又之乃還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垪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



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史尉吐突承瑋欲希上意奪裴均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瑋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瑋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瑋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它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承宗今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下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聞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患可

勝道執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  
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  
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  
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懼  
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怕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豐勢可  
與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盡施  
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  
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  
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  
款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  
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  
一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

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  
昌朝即過魏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  
武為欺罔又有諧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垣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  
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  
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  
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  
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  
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  
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垣武久處朝廷諳練  
事體且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卑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  
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垣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上  
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

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  
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  
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  
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統諸軍招討  
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  
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  
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  
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  
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  
之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問而取笑於  
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非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  
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勣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陳

諫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  
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  
侵害政事譏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譏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  
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踴躍為廉良佛意則毀龔  
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  
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  
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田季安聞  
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  
伐趙趙虜魏亦虜夫計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  
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濟  
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  
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

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卒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其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下不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俾噓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

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擊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一旦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燕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燕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廐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恒州北道招討會于定州會望

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何謂外軍命張燈不  
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  
宗河湟鎮吐突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鄧  
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 諸軍討王承宗者又無功白居易上  
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  
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  
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  
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  
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  
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皆矍悟而後行事亦  
非晚今遲延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  
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疆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

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  
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  
州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  
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  
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若况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  
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  
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  
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  
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  
可能救其首尾執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  
深憂者二也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與師從史逗留不進  
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諷朝廷求

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均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均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均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狼必且為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執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豈益相昵狎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傳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歛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 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

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

曾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勾

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

傅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

恃此以制之磁邢洺入其腹內誠國之

危所擊也邠為從史所據

使朝廷盱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

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因

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後為

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

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

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

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

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

道繼有童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

報則衆怒益甚若為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

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搃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顧重胤獨為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為河陽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夏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為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

小惡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狴口非所以廣聰明也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父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一十八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 秋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均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愒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均數以疾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翰

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瑞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大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已丑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簿多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革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漚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

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瑞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瑞先罷絳相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詔中外搜捕成德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行

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鞫之詔

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事見憲宗平淮西乙丑以裴度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秋七月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翻

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

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

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冬十一月詔發振武兵

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十一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

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



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首千餘級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  
賈之屢請先取吳元濬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  
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也欲太平  
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鄒士美奏破成德兵

斬首千餘級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  
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鴟城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  
錫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錫城之子也 秋七月田弘正奏破  
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

使制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  
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

十一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渾

錫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

兵入錫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錫引兵進薄恒州

與承宗戰大敗轉還定州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

聞之掠錫及家人衣至於保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飲軍中衣以歸

錫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制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

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以

衆歸滄州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

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

獲引兵出境纔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厭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內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十三年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承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申官吏弘正為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十五年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軍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已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

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七月己酉以虔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

三年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驃謂之驃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灋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灋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遣中使致陝號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

賊眾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灋超帥其眾趣長水都將甄子楚擊之斬灋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破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夏五月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朱旻曹濟絳長安

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之罷役

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殺鎮遏使謝詳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鎮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丙申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穎陳州刺史上官銳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愚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丙午以說為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浚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城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沈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緘伏兵要巷見持緘者悉斬之無得脫者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

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沈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渡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又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

少陽等戰于潞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

敗全義夜遁保潞水縣城 九月癸丑吳少誠進逼潞水數里置管韓

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

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潞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

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

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

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

殺二千餘人 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

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

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

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

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

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

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

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

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閏月甲戌歸夏

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憲宗元和四年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為軍職出入

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解于熊兒詐以少誠

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

薨少陽自為留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  
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定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  
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  
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  
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為汝州行薜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  
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  
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  
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善也 九月庚辰以洛

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定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  
為壽州防禦使通軫之子也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荆南節度

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揚元卿大  
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因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  
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  
甫允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環蔡諸鎮  
將帥益兵為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坊射堦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  
誠之壻也元濟以為謀主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  
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  
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  
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  
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冬十月壬戌以忠武節度  
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  
元濟

十年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正月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丘却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橐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沉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

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穎 田弘正遣其子相將兵三千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入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三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斫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募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群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不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

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踞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有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士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蹙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

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袒帽厚得不死僱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



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復壁重棹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相州卒張  
曼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曼  
等殺元衡吏捕得曼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癸亥  
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  
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  
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  
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  
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  
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夕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  
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  
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曼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  
言於上不聽戊辰斬曼等五人殺其黨平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呂元膺捕賊獲中岳寺僧因淨按驗其黨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是李師道事見憲宗討淄青

秋八月乙丑李元

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績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

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  
盡又厚賂官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  
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  
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  
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  
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  
顏謂使者曰相公敗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  
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於席上厚  
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  
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十月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

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

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益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

城積草於西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戊寅益焚獻陵寢宮永巷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齊

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夏四月

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五千級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

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

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

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潛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貶霞寓為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傳以河南尹鄭權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隋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郟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九月乙

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

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士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餘千級 十二月袁滋至唐州去斥侯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圖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 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潁輸于郟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逆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表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

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鄆坊步騎二千給之丁

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過吳元濟提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剗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提生將 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為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吳秀琳以文

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潞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潞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潞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玠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玠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崆峒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

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昌齡歸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鋒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治壚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渡港二柵 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將梁希果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

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翹召廬虞侯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鄰日多殺官軍事，請殺之。翹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翹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翹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翹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翹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畧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大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翹又以祐為大院兵馬使，在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翹，翹益知賊中虛實。乙酉，翹遣兵攻胡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翹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兢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

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乃奏刑部侍郎馬摠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衛於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為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李光顏為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伋曹華知而為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潁水鎮殺三將焚獨臺

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眾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敗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朔棄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重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

柏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  
三工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翹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  
其戍卒及降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  
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  
門諸將請所之翹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  
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踞皆  
官軍所未嘗行人自以為必死然畏翹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  
州城近城有鵝鴨池翹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  
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翹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  
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  
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鷄鳴雪止翹入居元  
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

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墻  
竊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逆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  
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翹曰元濟所望者  
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  
詣翹降翹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  
其南門民毋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舖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  
誠梯而下之甲戌翹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  
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翹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  
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已卯淮西行  
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  
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  
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眾庚辰裴度遣馬摠北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

彰義軍節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  
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  
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  
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  
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  
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  
致死戰自信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  
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  
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  
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  
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  
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

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  
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  
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戌  
朔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  
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棄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  
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遺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濶制聽各以便宜自戰  
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激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  
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  
妻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  
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午以李愬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為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辛  
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 裴度以為愬為彰義留後



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劔以授漢中諸使誅吳元齊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摠為淮西節度使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吳元濟謀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憲宗討潘青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道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其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師道復戕吾數歲資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来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感築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身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不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

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務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迎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已已以師道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為節度使

十年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趣壽春欲為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 事見憲宗平淮蔡

夏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

雜沓往來更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未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

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  
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  
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號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  
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黨  
麻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  
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  
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些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  
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  
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  
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  
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  
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為之耳目元膺鞠些嘉珍門察始

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軍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  
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其者至於師道  
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  
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冬十一月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  
衆時師道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  
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  
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陸渾柵而懼請輸款  
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  
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  
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募兵數萬於外防危如此而日與僕妾游戲

博奕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二年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蓋誠為尚書憂家事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史密申師道不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昉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汴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春正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陞堪楊自温婢蒲氏表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

十八質與蒲氏表氏言於師道曰自先王從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二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為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歸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一三適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觀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繫者以獻師道怒囚之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 以何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月丁丑復

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寧節度

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 吳元

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冬十一月壬寅以河

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

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

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策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

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

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

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至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

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揚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

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

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驟擊賊中大獲 十二月戊寅魏博義成軍送

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 弗誅各付所使行

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

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元規皆在李師古墓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

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

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執口噤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昉李

存為司空忠謀李文會奸佞殺沐囚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

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 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

已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

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既失之其刺史

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移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沐陽令梁

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丙申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日一三

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

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翹敗平盧兵於沂州拔

承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

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

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

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瀆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

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

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

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畧懼不從諫門下列奏從

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諫師道者曰劉悟

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

斬悟言欲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亦空酒去營二二二二

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為備不可

忽忽通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

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

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

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

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

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

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

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

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

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

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仗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

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  
 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  
 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譟動地叱  
 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  
 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  
 子伏廁跡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  
 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  
 此速死為幸尋而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  
 皆定大集兵民於球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  
 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置之  
 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  
 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

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至師道父子三  
 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  
 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  
 抵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我而不責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  
 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已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  
 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  
 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  
 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以暉曹僕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  
 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  
 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  
 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目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  
 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宅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

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博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博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徐改登即行矣何能為我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鄭昫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昫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然乎乃詐為悟牒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以還悟及昫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為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崇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

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戰焚舍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其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鄆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摠為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西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橫海節度使烏重胤秦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鄆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

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

士元等十六人詔使為京兆府御史臺編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刺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成遂竊以為己功遠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兗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所

用拔絕大於常行者每嘗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八皆以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與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暉為沂海兗密觀察使 八月朝廷議與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始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踞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柎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



能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今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先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若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如寇讐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

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有狗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于總為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實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

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  
身焦思縮水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  
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  
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元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崇  
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  
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正月己卯奏乞棄官為  
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

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  
玟為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  
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  
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

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昌帥者七  
餘人夜以邗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  
亥卒于定州之境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  
弘靖為節度使平薊馮澶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度使瀛莫  
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玟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  
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  
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玟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  
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  
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  
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  
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玟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  
克融輩又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

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有與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實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雍多年少輕薄之士嗜尚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灑數以及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管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填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雷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回奉以為留後回克融之父也時以公廩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衆從之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而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中宣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賊張公青為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父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十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俊性剛褊無遠慮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俊洩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銀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布

思種也性果悍陰狡僭謀作亂每執其細故以激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  
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謀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  
屬二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  
聞朝廷震駭崔植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  
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  
亂上賜元卿白土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瀛冀將士家屬多在幽  
州壬申冀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  
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及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勣聞田  
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  
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  
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朔使以寶劔玉帶遺之曰  
昔吾先人以此劔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勦庭湊元翼

以劔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勣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  
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  
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道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  
跣號哭而入居于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  
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  
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  
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  
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已卯以深州  
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  
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  
大雅之五世孫也已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  
兵圍深州 九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涿水遂城蒲城 冬十月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五十二  
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  
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  
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  
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貞  
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  
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  
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  
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  
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  
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虜山東姦  
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  
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

惠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  
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  
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  
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  
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秉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  
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謂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  
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  
所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  
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  
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  
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歿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積為工部侍郎稹雖解  
翰林恩遇如故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

幽鎮東南重亂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

奏突將馬廷奎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奎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奎其黨死者數千人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比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將白定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嘗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廷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

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中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愈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劔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窟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

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抵留東西二師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眾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眾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即用度交關盡許則人心無懼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已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為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

諸軍邀奪其縣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謂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祥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雲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利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眾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眾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

僚李石乃入塔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  
魏州秦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旌戟外奉朝廷  
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日簡乃  
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廷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  
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  
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  
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  
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  
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  
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  
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

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少勝則飛驛奏捷  
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  
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  
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  
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為重亂李光顏  
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  
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  
融王廷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  
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玟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  
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  
寰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廷湊互加誘脅良弼  
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



簡姓名為李全畧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畧為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又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褻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又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

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邢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令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使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已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為淮西節度使

餘如故。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主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圍博野上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畧為橫海節度使夏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司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于進言於元稹請遣容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皋等鞠之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

相元稹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大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為節度使

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

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四年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夏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

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真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

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

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

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庶頗李牧不能用也失御宰

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

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宜為裴度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五十七  
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咨聖明下達群義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  
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  
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  
事

敬宗寶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 李逢吉之黨百計毀  
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  
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  
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踈惡執留敕使又奏當  
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  
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  
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

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  
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  
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  
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  
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  
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  
之 橫海節度使李全畧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  
承繼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小子延嗣主  
軍務 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雷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  
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  
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  
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 冬十月己亥

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文宗大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詔遵朝旨 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李同捷為充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陸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秋七月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當不受詔乙酉武

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陸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播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昏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

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仲侯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為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开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夏六月王庭湊

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為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已已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

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寰為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為橫海節度使 冬十月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傅良弼至陝西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海節度使 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盛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开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开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

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开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开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種五千奔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長盧拔之 甲辰昭義奏开志紹餘眾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洛州 一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長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襲同捷乃斬同捷

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揅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幸卯貶耆為循州司馬李祐尋薨 壬寅構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

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為達表章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

洪大驚疾逐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開吉 自縊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

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進滔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遂

得免歸于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

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

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

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轉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

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陽 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嬰獻其

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於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夏四月己丑以李

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 三月

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齊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丹士恭中午遣牙將王文顯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文顯不受而去 夏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

使 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

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

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運隋制開十六衛自今  
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矣天下之大命也真觀中  
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諸兵伍有事則  
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當貴恩厚以奉養其身所部  
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  
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虫尤為帥亦不以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  
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棒豈暇異略雖有虫尤  
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四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邊  
此大聖人所以莊柄統輕重制郵表稟聖事也嘗此至于開元未愚儒奏  
童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疆矣請搏四夷於是府  
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滿海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  
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然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

豈丁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亂  
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灑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  
弊復為甚嗚呼市兒輩效齊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  
父无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疆深復勃者  
則說制漢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  
巧狡者亦能家笑口歛委於邪倖由矧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  
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  
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  
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  
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  
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  
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



厚兵以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  
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落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  
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四支  
射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  
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  
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  
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  
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  
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美金  
繒溢美子孫官矣馬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裝  
兵士顛簸人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  
已立於壇廟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息臣救使

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鱗三軍  
萬夫環旋翔羊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  
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  
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者咸曰夫偃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  
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  
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  
快也愚口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  
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濶角為尊  
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  
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  
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  
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

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流領軒蓋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戰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夫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包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

於將漢相言指縱者人也獲免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五霸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件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歐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聞載義母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毋不許 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衾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留後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